

王石和文

閩錫山書耑

(二)

王石和文卷之六

王海著

關帝廟碑記

神之祀遍天下與尼山文昌比祀尼山以德祀文昌以福神兼以威宜祀神者尤衆惟神之德以白手佐昭烈成帝業君臣之義始終無間鎮撫荊襄上下倚之其福利於國家甚大一時吳魏之人懾其威惴惴不敢仰視使身不卽死必能席卷許昌指顧復高皇帝大統漢業之興不止三分而已也每讀史至樊之役未嘗不嘆呂蒙之失計智出魯肅下也肅初以荊州假蜀豈其忘荊哉亦以荊州蜀則不能據之以抗魏蓋三國並爭吳蜀之所患皆在於魏魏之所患則不在吳而在蜀而蜀之最足爲魏患者尤在神吳不知合蜀以爲外固而反讒計襲荊荊襲而吳亦不振徒禍蜀而資魏之逞魏旣張兩國遂不可爲卒乃致後之滅蜀平吳爲司馬氏階者以此此神之所死不瞑目也忠漢之心不遂而

充塞於萬世故大義於今爲烈談蜀君臣事者猶凜凜有生氣上自王公大人
以及窮鄉荒壤之牧豎走卒商賈負販之流慕其德慨然而憑弔冀福者雖疾
痛未嘗不呼神佑至亂臣賊子過廟泚顏或逡巡趑趄於門之外而畏不敢入
拜也其威亦靈矣哉夫天下之人情不過爲慕爲冀爲畏而三者並得施於神
故通天下無不祀神固巷孟郊外之僻里也舊有關帝君廟且壞里人奮輸財
力修之聿新三情固不忘於僻里哉亦因是多里人之好義

藏山趙文子廟碑記

事之忠且苦者不報於身必報於子若孫否則精魂英魄之無所洩往往鬱而
爲神趙氏世忠於晉下宮之變何其苦也况公孫程兩侯以他孤出文予於難
先後繼以死其忠苦之載在史者令人不可卒讀及趙後稱雄列國雖始封之
燕齊魯衛莫與較大可不謂忠苦之報與然兩侯之裔竟未大顯於世何哉且
韓魏未有斯苦而亦與趙裂土君國則知趙自爲神明之後此未必天之所以

報下宮也故數人之忠苦鬱而未伸團結於一時而光怪於異代遂憑奇岩峭
石絕壑之間發之爲風雲蒸之爲雨露搏盪之爲雷走電掣以感動乎人而廟
食於土理無足怪獨是神之靈滿宇宙而式憑之者顧獨親於孟以孟故爲藏
孤處十五年匿山中其精神胥萃於山與孟人生死相狎而依者二千年於茲
矣故孟人之敬神尤切神日歆黍稷之薦而膏澤之以酬下民之勤如響應神
固猶是人情其靈之團結光怪而必不容掩遏者固有然也己亥秋八月山水
暴作廟幾圮晦懼忠苦者之不祀也倡謀於邑侯孔君擇董事者六人且遍告
鄉人士咸鼓舞從事輸財力以後至爲恥工作之勞閱三四歲固間當是時四
方以歎告哀鴻之聲延數百里孟歲獨無恙落成日殿榭墀階大易厥規棟梁
榱桷之飾完以華歲益大熟父老走相譁以爲是神之靈爭入山奉馨香無絕
嗟乎茲役也顯慰斯人求澤之願而隱忠苦者血食之報其關於農桑人心風
俗之故非細豈盡人哉倘有神焉陰相之

周遇吉節錄補聞 壬寅

明總兵周遇吉守寧武關死甚烈雜見書傳中世多能言其事然與余所聞頗不類余得之太原馬守備馬故公兵丁也言公死事始末最詳當李自成將寇太原公時在代州旦夕巡城上忽一騎飛報母舅至郊廳附公耳語左右不知語何但聞公厲聲云何來尋死舅爲明副總兵已降於賊蓋賊遣之說公也騎飛馳去移時復來附公耳語公厲聲云將頭取來遂遣健卒數人去舅勇甚兩卒出不意抱之伸身卒皆仆地廳壁亦催旁一卒恐速刃其胸須臾持頭血淋漓至公哭命棺葬之後數日聞賊攻太原公提兵往援至忻州地頗遼巡余又聞之楊故老當賊之攻太原也巡撫蔡懋德曾飛文檄公與大同總兵姜瓌公至忻州待姜不至此與馬遂巡之說相合當是時公欲援未及賊之前鋒已至公戰大捷賊勢益集遂退代州出奇兵奮擊復大捷會食盡公恐寧武有失於是移守寧武關賊至公開門連戰皆捷賊怯欲引之去有僞書生教之復戰公

復欲戰王兵備不可令土塞其門公曰如此是爲死城矣賊累日夜攻城益急
城上不能支將陷賊揚言曰獻周遇吉一城無死公謂左右曰遇吉生不能報
國家今豈惜一死以累衆可獻我兵民環泣不肯公曰死耳無泣可速獻衆遂
以繩繁公下公時將巾布衣有兩賊拔之去公旣下馬等隨報公夫人某氏曰
公且降可無虞氏曰安有降賊將軍哉必死矣言未訖賊紛攀衙牆上氏命馬
等射之退又命人運草馬等會意趨出甫出火大起呼號之聲慘不可聞氏與
家屬盡死於火中賊旣陷寧武恨其久不下屠殺一盡血流成波有聲以數門
土塞不可走故也兵備亦自殺公見賊罵倒懸演武廳磔之公死後三日有壯
士伏公屍哭哭訖觸石死壯士失姓名嘗盜公馬公壯其人釋之給馬故來爲
公死至今寧武演武廳天陰則石有血痕壯士血耶公血耶

王晦曰公死無愧張睢陽矣然睢陽死後三日而救兵至故十日賊亡公死誰
至者蓋僅一壯士耳卒之身死國亦滅於以悲公之不幸雖然公死則明爲有

臣至今父老皆能言公事何爲不幸哉

書田子方廟壁 戊申

介之仙臺有所謂虸蚄廟土人俎豆之維虔每歲五六月交禾虫有作父老紛走廟下奉黍稷以告哀籲之聲相聞於道如是環十數村而遙虫卒不爲災其亦靈矣余偶經其地有紳士語曰此田子方廟也異哉奚爲乎天下有名實之相違如此者乎遍索碑記則近人所爲無復言子方事惟門額有三賢字其字跡斷落僅可尋汾乘載子方與卜子夏閔子木號三賢想昔之好義者建祠於茲後人不覈徒以子方與虸蚄音相合而又冠以田遂置子夏干木不道而子方之名獨以訛顯今廟象尙三其加冕而旒則後人附會而新之也嘻果虸蚄奪子方之位耶抑子方竊虸蚄之祀耶我人不敢知獨念虸蚄臚諸祀族次先穡矣亦何地不可居歟而實逼處此以與後之君子爭有數椽也不已陵乎而子方者義至高生不苟合當世豈其千百年後忽改行易德區區一祀之愛取

非其有而腹是果常士猶將恥焉敢謂子方其不吐乎然今之享祀者伊誰哉
其又誰爲福民而利賴之也蓋古之聖賢生有殊功德死則以風雲雨露之澤
庇厥庶民子方賢人不幸下民之請爲之捍災禦患俾弗嫉於蟊螣用克有年
亦理之可信而特不能自言其非好虧也民曰受捍災禦患之德以時舉祀勿
敢墜亦遂不知其爲子方也夫吾謂子方之得祀於土宜矣其祀宜在士大夫
乃士大夫不祀而獨祀於農夫野老農夫野老祀之又不知爲子方而士大夫
又不爲之辨其非將跪而祝之曰好虧坐而受之則子方也穀士女而降之康
耆子方也頌神功而矯舉之則又曰好虧名與實違人祀之非實神享之非名
非名則冒非實則濫濫與冒也弗光祀典爲告鄉人曰先生姓田名子方魏文
侯時人文侯下焉與卜子夏段干木著於春秋之季祀不可闕也名不可假也

重修雲閣之舞樓記

丙午

烏川之大觀在雲閣插漢凌霄之狀環境數百里未有也居人李友梅募衆修

舞樓於閣之前走余求記因錄古碣文以示按萬曆十一年記唐勅遣尉遲敬德復造則知唐以上閱有年又云自漢以後漸圯則知漢以上閱有年嗟乎考閣之由來其使人懷古之情深也余惟秦周之際列國日以干戈相尋絳宇紫廬之盛罕有聞者意其在兩漢時年豐物阜都人士安樂壽考而烏川沃壤數十里山川之所鍾毓必有縉紳大夫卓識之士出其間遂相羣山之逶翠左右二水之灤流蜿蜒噴激胥極於茲地故建閣東其隘以寓扶偏起勝之意此有心者所經營豈偶然耶魏晉而降應亦興廢相間無絕以是至唐猶有遺址唐旣受命有天下推老子爲姓所自出崇祀躋上帝故今其閣奉三教烏川徑可通塞外地敬德生溯源初事劉武周歸唐想其生平橫戈立戰功其往來攻襲之地或多經於是因不忘也哉吾因更有感矣敬德於貞觀間得圖形凌煙閣後數年至高宗時遣官復圖者七人而敬德已不與况今千年後雖欲過凌煙馮弔往事於斷碑殘碣之中覓其姓氏而杳不可得不謂茲閣猶留之也獨是

碑既述漢唐而漢唐舊文未見豈土人徒得之傳聞抑歲久爲風雨所剝蝕余向偶經其地亦未及考他日有好義者廣厥貲力完茲閣益新余將遍索古碑摩讀之以識顛末並賦雲物山水之美則舞樓之修其小焉者也或又曰馬氏曾於西南隅重修漢壯穆廟今復環之方丈數楹以增茲閣之勝若是亦宜牽連得記

培風室記

甲辰九月
十二日

余作室於松山之半名曰培風室其地多風故取諸風然不培則風之積不厚而無以行遠莊子曰而後乃今培風言風之可以行遠也蓋物之能入微而行遠者無過風與水水障之則絕風則動於呼吸之間放乎無極舒之非有卷之非無孰障之而孰絕之無可絕故行遠嘗偃臥室中以聽山之風聲搖山巔韻動林內一旋繞於室之左右始聽以耳而噫如而噓如小者颯颯大者颶颶既聽以心若詞章之鼓吹爲文風若抱德者之實大而聲宏爲道風若坐明堂出

令若大將之號萬軍若忠臣義士感時憂事伊唔而寫怨也爲治風而古人得之以培蓋天地間無非是氣氣之所積莫不有風風皆可培培於天則爲溫爲肅培於人則有文章道德政治堯舜培之其風也動孔孟培之其風也流荀楊培道義之風而未醇程朱培之漢唐以後諸名臣各培事業之風左史韓柳歐蘇之徒培諸文章培之厚故行之遠大哉風乎播於六合之外被乎百世之下而實藏之於一心之中今而知心之可以生風也與天地通矣吾以天地之風聽古人而以古人之風聽天地心不能生風也而未嘗不心乎風心無風但以風名室無風而心乎風遂以風名室而勗之培

遊六師嶂記

己卯

六師嶂最奇勝名與藏山埒甲戌夏同志者偕遊余後至不甚悉然其勝彷彿於意中歷三四年未嘗忘也旣張碩儒約余讀書山中意在藏山六嶂兩境云於是先尋六嶂嶂出衆山之上崖削如屏故遊客名爲碧屏山而土人則仍謂

之六師嶂也傳有六羽士化於山之洞內今其洞極邃好事者束燎照之入或一二里不能窮往往燎滅而返有廟構於嶂之腰頗壯麗非六師也門從裂石而入廟後倚深巖巖內池水幽黑深不可測以小石激之碧光閃動若有龍神之出沒悚然不敢逼視出巖斷橋橫木而南得茅屋數間即可休息讀書處也一白髮山人作柏屑香卽之言弗顧坐移時將歸乃曰有徑至藏山三里許一路景不減是行焉果得奇峴數狀皆可繪北折踰嶺而東已迷藏山故徑矣行及數里林木漸茂有斧斤之餘孽置路蓋樵夫所僅至也余若有駭欲返碩儒曰樵夫至之奚不可疾行數里山益高林益密有斧斤之大木當徑蓋伐木者所僅至也兩人均駭碩儒欲返余念已至此返艱因曰伐木者至之奚不可行之益疾越數嶺迴非人徑蒙雜蔽空鳥鵠亂喧嘗聞山中人言鵠喧必有虎駭甚又越數嶺日將沉林中暮色蒼然而來蕭颯之聲四起茫然不知所出欲陟嶺以待旦至則萬山叢峙不辨南北東西之向而隱隱風送對山樵歌大聲呼

之不應而山下別有應聲急就之惡林如櫛尺寸不能視忽山斷石分下絕萬仞緣之而行上下壁立中不能旋足此時亦不知應者之果在否也良久乃下其人已陟對山之半遙揖而問曰此非藏山道所由乎曰此去藏山絕遠久號虎穴以手遙指其路復疾行至劉氏庄昏黑久矣急向一門扣之主人閉弗納連扣不已方肅之入問曰何來余曰迷藏山而來也主人曰嘻來何暮此非藏山道久號虎穴樵夫牧豎莫敢至者來幸矣余兩人且喜且駭越宿乃行後二日囊書復至藏山

遊芝角山記

癸卯

山之生於天地有幸不幸焉或幸而名擅古今之勝或不幸而歷古今無聞知彼其實非甚相讓也而名之顯晦頓異豈非所遇不同輕重之惟人使然哉余少讀柳子永州山水記私怪造物之秀豈其獨鍾於是州及讀歐陽永叔記除州者乃知永之外固復有除往歲至除尋醉翁豐樂二亭遺跡求當年諸峯林

壑之美未見獨跨吾芝山也又訪於永來人親見穹谷嵁巖之狀或不如子厚所記云倘見者雖遇其勝而未及搜耶然則山之有勝而未經人搜固不乏也吾負遊山之癖每携朋入芝山松之大者千霄小者榆密林外得夷石如几可環坐飲有泉盈流石徑作絀大鳴與松韻相間引觴滿酌頽然成醉不知永除之足樂視此爲何如獨惜吾山不得生於永除以邀二公之遊又嘆二公獨不謫吾鄉得前後遊是山爲之窮奇而抉秀也故山雖具有永除之勝而見是山者猶獨羨永除此山之所以不遇也雖然永除之山自開闢至唐宋千萬年而始遇二公當未遇之時荒寂何遽不若吾山則吾山千萬年後安知不有二公其人者發之俾赫然擅名字內如永除也未可終以爲不遇矣獨是開闢至今千萬年旣無有一知之者則後世雖更歷千萬年之久何不可終無一知之者又未可以爲必遇也嗟乎山與天地無窮極其知不知無所謂後世也自吾不及見山之知遂不得不俟知於後世後世知之而吾不見吾憾吾不見而後世

或終不能知憾更甚天下之山之美者衆矣如永除之見知者有幾豈獨吾山也哉吾以山推之抑又不獨山也

藏山石床記

癸卯

攀磴至藏山之中嶂路折而南忽復西入小石門崖石突出當徑旁高於徑三四尺土木雜積猥奧獨相石之隅殊廉度其下必夷因與張碩儒余弟莉潤書童道人道童併力剪闢五六日乃盡果得平石如床日光得熏灼午仄壁陰下陳簾憩之甚溫床頭橫石半尺許長短與床齊可枕尋其旁隱有斧鑿之痕知前人曾有樂乎此者其愛石之情想與余同也書課暇則携壺石上玩雲嵐烟壁晨夕旋佳之態以極此石之樂今歷二十四年余復來坐此石回憶當時併力之人碩儒道人已逝兩童不知處獨余與莉潤在耳顧余冉冉將老也若倍二十四年保能復坐此石乎若再倍二十四年固斷斷無之也後人之坐此石者又誰哉其亦如余之徘徊眷戀於石否也嗟乎今古之感其使人不忘矣彼

前人之斧鑿而愛斯石者不知閱幾百年而後發於余余今日欲問其人而已
杳不可得後之漸而積踏者又不知幾百年其有愛而發之同余情者又不知
幾百年欲問余今日之爲誰而又必不可得也夫幾百年則已遠年之幾百與
幾百相積而遠遂不可窮人於無窮之內前不能待於後後不及望乎前獨石
以不欣不戚之質逆旅古今人而閱其死生往來之變人爲萬物之靈而不能
與萬物爭夭壽類如此石可歎也今日者徘徊眷戀於石之上醉而歌歌而悲
以泣怪造物者胡不竟石余而俾無今古之感其不足樂乎然余果石而又安
知石之樂也余其如此石何也

薦池怪松記

癸卯

桂之焚漆之割松栢梗楠之伐皆以材戕有不材者腐澌岩阿往往爲世所薪
則亦戕薦池西落趙文子行祠內植蒼松二株右者倚徒飛插如鳳舞其左類
龍形皆松之弗戕於材者也而類龍者最古身臘曲不五六尺兩幹交紐爲一

橫拖南北觀之莫測首尾其粗倍於身有半旁數枝既舒復迴亦紐幹成環皮骨悉入幹內無迹故其幹乍細乍粗屈突夭矯如老龍之橫偃舒放於空中雖不爲世所材而其材固已奇矣非果如世之不材者株守而自腐也夫材戕於人之所貴松不材故人不知貴不材戕於人之所賤松非眞不材故人不敢賤伸之縮之縱之橫之無往不得其爲松矣忽有好事者嫌其長枝碍簷爲之削其杪其果以材戕乎不得而知也其果以不材戕乎亦不得而知也然則削之者自陋耳爾松何過焉雖然松亦有自取者矣爾旣偃蹇於世不爲匠石之睨則當厚爲斂戢不得恃其無用疎蕩自任而伸之縮之縱之橫之不復顧流俗中亦有好惡爲也瓦礫當徑行者擲焉惡其無用也非惡瓦礫之無用惡其無用而碍人之用也彼流俗者旣以爲弗材又病其有碍一旦好惡出於心從而戕之若擲瓦礫又何怪乎雖於松無甚傷而好惡之情則可懼矣大抵物之在世有用則險無用則腐而自恃其無用則肆險與腐定自天肆成於人爾松無